J
8114
14

[redacted]

每月文庫第一輯之六
鄭伯奇主編

他死在第二次（詩集）

艾青著

他死在第二次(詩集)

吹號者……一
出發……一七
車過武勝關……一九
除夕……二三
街……二七
步……三一
縱火……三七
他死在第二次……四七
一　昇床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三 手
四 連合
五 [illegible]
六 円舞
七 一[illegible]
八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一〇 一念
一一 [illegible]
一二 [illegible]

553

吹號者

好像曾經聽到人家說過，吹號者的命運是悲苦的，當他用自己的呼吸磨擦了號角的銅皮使號角發出聲響的時候，常常有細到看不見的血絲，隨着號聲飛出來……吹號者的臉常常是蒼黃的……

一

在那些蜷臥在鋪散着稻草的地面上的

困倦的人群裏，
在那些穿着灰布衣服的汚穢的人群裏，
他最先醒來——
他醒來顯得如此突兀
每天都好像被驚醒似的，
是的，他是被驚醒的，
驚醒他的
是黎明所乘的車輛的輪子
滾在天邊的聲音。

他睜開了眼睛，
在通宵不熄的微弱的燈光裏

[illegible]看見了那掛在身邊的號角，
他們緊緊擁護着牠
好像那些剛從睡夢中醒來
第一眼就看見自己心愛的戀人的人
一樣歡喜——
在生活汪洋的日子當中，
他不能不愛他們號角；
號角是美的——
牠的通身
發着健康的光采，
牠的頸上

綴着緋紅的流蘇。

吹號者從舖散着稻草的地面上起來了，
他不理解自己是睡在如此潮濕的泥地上，
他輕捷地綁好了裹腿，
他用冰冷的水洗過了臉，
他看着那些發出困乏的鼾聲的同伴，
於是他伸手攜去了他的號角；
門外依然是一片黝黑，
黎明沒有到來，
那驚醒他的

對他自己棄於黎明的——
還旋繞著的想望。

他走上了山坡，
在那山坡上佇立了很久，
終於他看見還每天都顯現的奇蹟：
黑夜收斂起她那神祕的帷幔，
羣星捲了，一顆顆地散去……
黎明——這時間的新嫁娘呵
乘上有金色輪子的車輛
從天的那邊到來……
我們的世界爲了迎接她；

已在東方張掛了萬丈的曙光……

着，

天地間在舉行着最隆重的典禮……

二

夏在側開始了，

牠在蓋着透明的天穹的幕面，

從蕭瑟的原野給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號角裏去，

——也夾帶着纖細的血絲麼？

[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的[illegible]原野，

——牠以對於壯美的黎明的饑渴
吹起了起身號，
那聲響流蕩得多麼遙遠啊……

世界上的一切，
充溢着歡愉
承受了這號角的召喚……

林子醒了
傳出一陣陣鳥雀的喧吵，
河流醒了
召引着馬羣去飲水，

村野醒了

農婦忽忙地從堤岸上走過,

牲畜醒了

穿着灰布衣服的人羣

從披着晨曦的破屋中出來,

擁擠着又排列着……

於是,他離開了山坡,

又把自己消失到那

無數的悲傷的行列中去,

他吹過了吃飯號,

又吹過了集合號，
正當太陽以轟轟的光朵
揮進了蒼藍天穹的時候，
他以傀儡的熱情
吹出了出發號。

三

那道路
是一直伸向永遠沒有止點的天邊去的，
那道路
是以成萬人的腳跟踏着
成千的車輪滾輾着的泥濘鋪成的，

那道路
連結着一個村莊又連結一個村莊，
那道路
爬過了一個土坡又爬過一個土坡，
而現在
太陽給那道路鍍上了黃金了，
而我們的吹號者
在陽光照着的長長的隊伍的最前面，
以行進號
給前進着的步伐
做了優美的拍節。

四

灰色的人羣
散佈在曠闊的原野上
今日的原野啊，
已用展向無限去的暗綠的苗草
給我們佈置成莊嚴的祭壇了；
聽，震耳的巨響
響在天邊，
我們呼吸着泥土與草混合着的香味，
卻也呼吸着來自遠方的烟火的氣息，
我們蟄伏在戰壕裏，

沉默而嚴肅地期待着一個命令，
像臨盆的產婦
痛楚地期待着一個嬰兒的誕生，
我們的心胸
從來未曾有像今天這樣的充溢着愛憎，
在時代安排給我們的
——也是自己預定給自己的
生命之終極的日子裏，
我們沒有一個不是以聖潔的意志
準備着爭取在戰鬥中死去的光榮呵！

八 [illegible]

於是，慘酷的戰鬪開始了——
無數千萬的戰士
在閃光的警覺中躍出了戰壕，
廣大的，激劇的奔跑
威脅着敵人地向前移動……
在震撼天地的衝殺聲裏
在決不回頭的一致的步伐裏，
在狂流般奔湧着的人羣裏
在緊密的連續的爆炸聲裏，
我們的吹號者
以生命所給與他的鼓舞，
一面奔跑，一面吹出了那

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
在死亡之前決不中止的衝鋒號．
那聲音高過了一切，
又比一切都美麗，
正當他由於一種不能閃避的啓示
任情地吐出勝利的祝禱的時候，
他被一顆旋轉過他的心胸的子彈打中了！
他寂然地倒下去
沒有一個人曾看見他倒下去，
他倒在那直到最後一刻
　都深深地愛着的土地上，
然而，他的手

卻依然緊緊地握着那號角；
在那號角滑溜的銅皮上，
映出了死者的血
和他的慘白的面容；
也映出了永遠奔跑不完的
帶着射擊前進的人羣，
和嘶鳴的馬匹，
和轔轔的車輛……
而太陽，太陽
使那號角射出閃閃的光芒……

聽啊，
那號角好像依然在響……

（一九三九年三月末）

出發

我們起來得這末早——
甚至月亮
還在窗邊留有長枝的疏影
甚至繁星
還閃爍在高闊的夜空
躺在月光下的
中國的小城啊

你寧靜而美
顯得多麼可愛……

沒有獨輪車
沒有擔子
背起了包袱
唱起了「祖國進行曲」

直到我們渡過了河
「在那以叢密的喬木排成的林子裏
我聽見覺醒的鳥羣
拍擊翅膀的最初的鳴叫……

車過武勝關

春天了——
農夫揚起鞭子
黃黃老了的牲牛
努力地
犁過平曠的田畝……
突然
從山的那邊
遠方的烏雲飛奔而來

農夫牽着牛
趕着犁子離開了田畝
在地平線上隱沒了
那眩目的電光
從烏雲的最密處閃出
照徹幽暗的山谷
與嗚咽的溪澗
於是
突擊的雷聲
從天頂墜下
震撼着大地
恐怖的寂靜主宰了一切

這時候
祇有一匹白馬
站在中原的高崗上
呼喚暴風雨的到來……

（一九三八年，[illegible]，[illegible]）

除夕

徐緩的日子啊——
天穹沉重而昏暗，
路上的衰草
抖索在風前，
枯涸的池沼
——像大地盲了的眼，
把微潮期待

雪的降臨。

瘦瘠的馬
卸下背負的輜重，
在烏黑的棚棚旁邊
呼出白汽……

機械化的部隊
肅穆地走上山坡，
頭上的鋼盔
閃着冷光。

一年最後的日子啊——
河流已凍結了
而無數遷徙的人們
搖晃在大地的邊沿……

戰爭的歲月
邁向颳著狂風的路上，
為了迎接勝利的春天
它艱苦地前進……

街

我曾在這條街上住過——
同住的全是被烽火所驅趕的人們：
女的懷着孕，男的病了，老人喘咳着
老嫗在保育着嬰孩……

每個日子都在慌亂裏過去；
無數的人由卡車裝送到這小城，
街上擁擠着難民，傷兵，失學的青年，

耳邊浮遍各種不同的方言；

街變了，戰爭使牠一天天繁榮：
兩旁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貨攤，
豆腐店改爲飯店，雜貨鋪變成旅館
我家對面的房子充做醫院

一天，成隊黑翼遮滿這小城的上空，
一陣轟響給這小城以痛苦的痙攣；
敵人撒下的毒火燬滅了街——
半個城市留下一片荒涼……

看：房子被揭去了屋蓋，
牆和牆失去了連絡，
井被塞滿了瓦礫，
屋柱被燒成了焦炭。

人們都在悲痛裏散光了，
（誰還意知道他們到那兒去！）
但是我卻看見過一個，
那曾和我住在同院子的少女——

她在另一條街上走過，
那麼愉快地向我召呼……

（一九三[illegible]）

——頭髮剪短了，綁了裹腿，
她已穿上草綠色的軍裝了！

〔一九五九年春桂林〕

夢

我們擠在一間大房子裏
房子是在曠野上的
那些女人把乳頭塞住那些小孩的嘴
老人痙攣地搖着頭
——想把恐怖從他的頭上搖去
還未多的人卻沒有一點聲音
像有火車從遠處駛來……（不，）
屋角有人在囈叫：

「飛機　飛機　飛機」
啊，
從擠滿人的街下
向鉛灰色的天看哪……
「就在我們在這房子的上面」
黑色的巨翼蓋滿了灰色的天
還是出去吧
不論老的和帶着小孩的
誰不會走的給背去」
那兒來的這末多人
快點離開這房子吧
曠野從什麼時候起變成這樣了？

沒有樹，沒有草

一片青色到那兒去了？

還有那些花香呢？

——我好像在這裏躺過的

那日子是紅的 綠的 黃的 紫的

誰歡喜這燒焦了的氣息？

誰歡喜天邊的那片混濁的腥紅？

不像朝霞，不像晚霞

你們爲什麼走那邊呢

（讓小孩不要哭吧）

那一條路可以通到安靜的地帶嗎？

我，誰能給我們一個指示的手勢？

天壓得更低了……
又是飛機 飛機
看，那邊
揚起了泥土
房子倒了
鷹飛得那麼高——落下了
啊，是的
所有的樹和草都是這樣死去的；
但是，我們像樹和草嗎？
讓我們不再走了吧
並不要回到避難所去！
我們應該有一個鋼盔

每人應該帶上自己的鋼盔。

附記　一九三七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在戰爭的預感裏寫了[illegible]，[illegible]完全[illegible]記錄下來的——這裏[illegible]的是已寫定。

縱火

當那成隊的殺人的精靈
從祖國澄碧的高空
投下成百的炸彈
迅速地
在我們暴怒的高射破擊裏
逃遁了之後，
大地的那邊
城市的上空

就湧起
那濃密的，窒息的，廣大的，
萬丈高的烏烟了……

於是
敵人所留下的毒惡的火
從平民麕集的居房的上面
向沈靜的空際
伸出可怕的紅光……

高牆傾倒的聲音
房屋崩塌的聲音

棟梁和屋柱斷折的聲音
夾著火燄的呼嘯
和爆炸物的暴叫
密集地
從城環裏向郊外傳來……

人羣，被災難所驚擾了的人羣
瘋狂在痛苦裏了——
他們從曠野的四方
擠集攏來，
一致地朝向那
圍困在火燄裏的城市

擺戴着四肢
急噓地奔跑……

火更猛烈了
它無阻攔地擴大着
那壓迫人心的烏黑的濃烟
顯得多麼沉重啊
像要從空中成塊地墜下……

沿城的街坊
映着強烈的紅光，
而成千成萬的

嚎呼在痛苦裏的人羣
擁擠在忙亂的消防隊的後面，
他們的臉
在閃耀着的火光裏
呈露出恐怖與悲哀；

而從那囂遝的城門裏
驚亂地逃奔出的人們，
都帶着不能抑止的哭泣
帶着固執的申訴
拉扯着不忍放棄的什物
（可憐的僅有的什物啊，）

從喧嚷着的街坊

蹌踉的走過……

突然，在那邊陰暗的牆角

閃現了一個受傷的人，

他的臉頰

已被火燄灼成烏黑，

他的右手的五個手指

淋着鮮血，

他的兩眼

可怕的張開着

他用淋血的手指着火光說：

「我家裏的人
都在火裏了！」

火無止息地燃燒着
從郊外的林木的枝隙間
可以看見
火燄的舞蹈與恣放的笑……
那成千成萬的
住房被焚燬了的人們
又徐緩地，敗頹地
走向曠野的四方
散坐在山坡上，岩石上，河岸

他們都用如此可怕的囈語
和令人顫慄的獨白
向悲哀的曠野
向被蹂躪的土地
控訴縱火者的殘忍；

在那田堤的下面
一羣不幸的家屬環坐着
他們低垂着頭
母親，兒子，和妻女的眼淚
無聲地滴落在
從火堆裏搶出的

幾件烏黯的炊具上……

火，無恥地燃燒着
燒盡了一座房屋
又是一座房屋
跨越過一條街坊，
又是一條街坊
它的凶惡的火燄
像要把整個的城市吞沒似的

……已是黃昏了……
這時候，看：

一個五六歲的女孩
無力地，悲哀地走着
脆弱的小手
拖着一條破爛的衣絮，
在失望裏疲乏了的兩顆大眼
看着前面——
前面是
冬季的荒涼的原野；
而她的背後
那使整個蒼穹都變成烏暗的
是萬丈衝天的濃烟……

他死在第二次

一　舁床

等他醒來時
他已睡在舁床上
他知道自己還活着
兩個弟兄抬着他
他們都不說話

天氣凍結在寒風裏

霧低沈而移動
風靜默地搖動樹梢
他們急速地
擡着昇床
穿過冬日的林子

經過了焦灼的激劇的痛楚
他的心現在已安靜了
像剛經過了可怕的惡鬪的戰場
現在也已安靜了一樣

然而他的血

從他的臂上滲透了繃紗布
使然一滴一滴地
淋滴在祖國的冬季的路上

就在當天晚上
朝向和他的昇床相反的方向
那比以前更大十倍的莊嚴的行列
以萬人的腳步
擦去了他的血行所留下的紫紅的斑跡

二 醫院

我們的槍那兒去了呢

還有我們的塗滿血漬的衣服們
另外的弟兄帶上我們的鋼盔
我們穿上了繡有紅十字的棉襖
我們躺着又躺着
看着無數的被金屬的溶液
和瓦斯的毒氣所嚙蝕過的肉體
每個都以疑懼的深黑的眼
和連續不止的呻吟
迎送着無數的日子
像迎送着黑色棺材的行列
在我們這裏
沒有誰的痛苦

會比誰少些的
大家都以僅有的生命
爲了抵擋敵人的進攻
迎接了酷烈的射擊——
我們都曾把自己的血
流灑在我們所守衛的地方啊……
但今天，我們是躺着又躺着
人們說這是我們的光榮
我們卻不要這樣啊
我們躺着，心中懷念着戰場
比懷念自己生長的村莊更親切
我們依然歡喜在

烽火中奔馳前進啊
而我們，今天，我們
竟像一隻被綑綁了的野獸
呻吟在鐵床上
——我們痛苦着，期待着
要到何時呢？

三 手

每天在一定的時候到來
那女護士穿着白衣，戴着白帽
無言地走出去又走進來
解開傷者的傷口的繃紗布

輕輕地扯去藥水棉花從傷口
洗去傷口的發臭的膿與血
纖細的手指是那麽輕巧
我們不會有這樣的妻子
我們的姊妹也不是這樣的
洗去了膿與血又把傷口包紮
那末輕巧都用她的十個手指
都用她那纖細潔白的手指
在那十個手指的某一個上閃着金光
那金光晃動在我們的傷口
也晃動在我們的心的某個角落
她走了仍是無言地

她無言地走了後我看着自己的一隻手
這是什麽拿過鋤頭又拿過槍的手
爲勞作磨成笨拙而又粗糙的手
現在卻無力地擱在胸前
長在負了傷的臂上的手啊
看着自己的手也看着她的手
想着又苦惱着
苦惱着又想着，
究竟是什麽緣分啊
這兩種手竟也被擱在一起？

四　癒合

我依稀覺得這是自然啊

他的臉色很蒼白

我們走著，誰都不曾

看見他臉上的一片痛苦啊

我有來路，從荒坪頂上

伸下閃光的手指

撫摩著他的憔黃的臉

那在痛苦裏微笑著的臉……

五　慈悲

他披著有紅十字的灰布衣服

讓兩襟撐開著，讓兩袖懸掛著

他走在夜的城市的寬直的大街上
他走在使他感到陶醉的城市的大街上
四週喧騰的聲音，人羣的聲音
車輛的聲音，喇叭和警笛的聲音
在緊迫地推擠着他，推動着他，刺激着他。
在那些平坦的人行道上
在那些眩目的電光下
在那些滑溜的柏油路上
在那些新式汽車的行列的旁邊
在那些穿着艷服的女人面前
他顯得多麼寒傖啊
當他卻似乎突然想把脚步放寬些

（因爲他今天穿有光榮的袍子）
他驕傲他是應該
跟這樣的姿態生在世界上的
也只有和他一樣的人纔應該
以這樣的姿態走在世界上的

然而，當他覺得這樣地走着
——昂着頭，披着灰布的制服，跨着大步
感到人們的眼都在看着他的脚步時
他的浴在電光裏的臉
卻又羞愧地紅起來了
爲的是怕那些人們

已洩漏了他心中的秘密——
其實人家並不會注意到他啊

六　田野

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
他向田野走去
像有什麼向他召呼似的
今天他的腳踏在
田野的溫軟的泥土上
使他感到莫名的歡喜
他脫下鞋子

把勞役與錢水搾盡
又用苦力弄得流水
套著了——他生活在
由貧窮所支配的日子
而他的未來的日子
也將由符號去支配
但今天，他必須再在田野上，
就算是最後一次也罷
找尋那像在向他召呼的東西
那東西他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
他看見了水田
他看見一個農夫

他看見了耕牛，
一切都一樣啊
到處都一樣啊
——人們說這是中國，
樹是綠了，地上長滿了草
那些泥牆，更遠的地方，
那些瓦屋，人們走着
——他想起人們說這是中國
他走着，他走着
這是什麼日子呀，
他覺着疲倦而快樂
年輕人也沒有這樣快樂呀

它們都跳躍着光輝，

到處都在閃着光輝，

他向那正在忙碌的農夫笑，

他自己也不曉得為什麼笑，

農夫也沒有看見他的笑。

七 一瞥

沿着那伸展到遠方去的

林蔭路，他在樹叢的陰影裏走着

遠處斜射的餘光，在陰暗裏

他看見那些馬車，輕快地

通過了面前，坐着王子。

穿著那麼整齊的男女青年
從她們的嘴裏飄出笑聲，
和極其不安的警惕的談話；
他走著，像一個疲倦的老人
慢慢地，他走近一個公園，
在公園的進口的地方
在那大理石的拱門的腳旁
他看見：一個殘廢了的兵士
他的心突然被一種感覺所驚醒；
於是他想著或許這殘廢的弟兄
找大家都要英勇，就是
他曾經和自己葬身在戰場

但現在，他必須躺着呻吟着
呻吟着又躺着
過他生命的殘年
啊，誰能忍心看這樣子
誰看了心中也要燒起了仇恨
讓我們再去戰爭吧
讓我們在戰爭中愉快地死去
卻不要讓我們只剩了一條腿回來
哭泣在衆人的面前
伸着污穢的飢餓的手
求乞同情的施捨啊！

八 遞換

他脫去了那縫有紅十字的灰布制服
又穿上了幾個月之前的草綠色的軍裝
那軍裝的血漬到那兒去了呢
而那被子彈穿破的地方也已經縫補過了
他穿着它心中起了一陣激動
這激動比他初入伍時的更深沉
他好像覺得這軍裝和那有紅十字的制服
有着一種永遠拉不開的聯繫似的
他們將永遠穿着牠們，遞換着牠們
是的遞換着牠們這是應該的

一個兵士，在自己的
祖國解放的戰爭沒有結束之前
這兩種制服是他生命的旗幟
這樣的旗幟應該激動地
飄動在被踐踏的祖國的土地上……

九 歡送

以接連不斷的爆竹聲作為引導
以使每個街衢都激動的號角聲作為引導
以擠集在長街兩旁的羣衆的呼聲作為引導
讓我們走在衆人的願望所鋪成的道上吧
讓我們走在從今日的世界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吧

讓我們走在那每個未來者都將以感激來追懷的道上吧

我們的胸膛高挺

我們的步伐齊整

我們在人羣所砌成的短牆中間走過

我們在自信與驕傲的中間走過

我們的心除了光榮不再想起什麼

我們除了追踪光榮不再想起什麼……

我們除了爲追踪光榮而欣然赴死不再想起什麼……（三）

一〇　一念

你曾否知道

死是什麼東西？

使——活着，死去，
戲舞花掌
遁在生命的蛻變中蛻化着……
這裏面，你所能想起的
是什麼呢？
當兵，不錯，
把生命交給了戰爭
死在河畔
死在曠野
冷露凝凍了我們的胸膛
屍體腐爛在野草叢裏
多少年代了

人類用自己的生命
肥沃了土地
又用土地養育了
自己的生命
誰能逃避這自然的則律
——那末，我們爲這而死
又有什麼不應該呢？
背上了槍
搖搖擺擺地走在長長的行列中
你們的心不是也常常被那……
比愛情更強烈的什麼東西所苦惱麼？
當你們一天出發了，走向戰場

你們不是也常常
覺得自己曾是生活着，
而現在卻應該去死
——還死就爲了
那無數的未來者
能比自己生活得幸福麼？
一切的光榮
一切的歌讚
又有什麼用呢？
假如我們不曾想起
我們是死在自己聖潔的志願裏？
——而這，竟也是如此不可違反的

民族的偉大的意志呢？

一一 挺進

挺進啊，勇敢啊
上起刺刀吧，兄弟們
把千萬顆心緊束在
同一的意志裏：
爲祖國的解放而鬬爭呀！
什麼東西値得我們害怕呢——
當我們已經知道爲戰鬬而死是光榮的！
挺進啊，勇敢啊
朝向礮火最濃密的地方

朝向噴射着子彈的塹壕

看，膽怯的敵人

已在我們飛奔直前的步伐聲裏顫抖了！

挺進啊，勇敢啊

屈辱與羞恥

是應該終結了——

我們要從敵人的手裏

奪回祖國的命運

只有這神聖的戰爭

能帶給我們自由與幸福……

挺進啊，勇敢啊

這光輝的日子

是我們所把捏的！
我們的生命
必須在堅強不屈的鬬爭中
纔能衝鋒衝殺！
兄弟們，上起刺刀
勇敢啊，挺進啊！

二二 他倒下了

竟是那末迅速
不容許有片刻的考慮
和像電光般一閃的那驚問的時間
在燃燒着的子彈

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啊——
穿過他的身體的時候
他的生命
曾經算是在世界上生活過來的
終於像一株
被大斧所砍伐的樹似的倒下了

在他把從那裏可以看着世界的窗子
那此刻是蒙上喜悅的淚水的眼睛
永遠關閉了之前的一瞬間
他不能想起什麼
——母親死了

又沒有他曾親昵過的女人
一切都這末簡單

一個兵士
不曉得更多的東西
他只曉得
他應該爲這解放的戰爭而死
當他倒下了
他也只曉得
他所躺的是祖國的土地
——因爲人們
那些比他懂得更多的人們

曾經如此告訴過他

不久，他的弟兄們
又去尋覓他
——這該是生命之最後一次的訪問

但這一次
他們所帶的不再是舁床
而是一把短柄的鐵鏟

也不曾經過選擇
人們在他所守衛的
河岸不遠的地方

挖掘了一條淺坑……

在那夾着春草的泥土
覆蓋了他的屍體之後

他所遺留給世界的
是無數的星佈在荒原上的
可憐的土堆中的一個
在那些土堆上
人們是從來不標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標出了
又有什麼用呢

（一九三九年春末）

每月文庫‧第二輯續出

鄭伯奇主編

江漢漁歌　新歌劇　田漢著（已出版）
淮上吟　報告長詩　臧克家著（已出版）
後方小唱　詩集　任鈞著（已出版）
呼蘭河傳　長篇創作　蕭紅著（已出版）
死角　四幕劇　舒非著（已出版）
轉形期　短劇集　宋之的著（已出版）
大江　長篇創作　端木蕻良（排印中）
嬰　短篇創作　梅林著（印刷中）
大明英烈傳　四幕劇　于伶著（已出版）
哈爾濱的暗影　四幕劇　鄭伯奇著（已出版）

上海雜誌公司　各地發行

他死在第二次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作人　艾青　著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柳州
桂林・金華・上海

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另加寄費　成）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出版(A)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再版(B)
總發行額五〇〇〇冊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〇四六號

No. 281 (A60)

每月文庫：一輯之六

鄭伯奇主編